

第十三回 眾魔軍孤山覆沒 諸義俠麟閣留名

且說范雲侶，以計哄動眾人，探他說話。早見買酒的已到，雲侶道：“一發煩大哥們收拾起來，我們如今總是一家人了。”眾人道：“總是一家，少不得要做兩家。若官兵早晚來時，我們就放了這個將官，先去投降，博個重賞，可不是好。”有的道：“隔牆有耳，亂道他怎的。”雲侶知賊眾人心已離，暗暗自喜。

少停酒至，便叫眾人打伙席地而坐，擺上兩盤牛肉，兩隻熟鵝，一個豬頭，兩小壇燒刀子。眾人先謝道：“叨擾老兄不當。”蔡大能也曉得范翁之意，著實勸眾人暢飲。飲到半酣，范雲侶道：“斗膽告大哥們知，我們飲酒快樂，車中的人，此時好不苦惱。望大哥們放那將軍出來，也用幾杯，亦見你我忠義之處。”眾人一齊道聲有理，起身到車邊，用匙鑰開了鎖鈕，攙出車來。眾人叫湛翌王謝了老范，老范便道：“小弟雖有此意，倘眾哥們執法，亦無可如何，那將爺還該謝眾哥們。”眾人道：“說那裏話。”便向翌王道：“將爺不必憂煩，早晚官兵來打山寨，我們仗你作線，引我們同去投順天兵，百凡還要將爺周全，這是真實的話。如今也不叫你那話中去了，讓你外邊散步散步，料也不妨。”雲侶等聽見，心裏又十分歡喜。猜拳豁指，直到酩酊纔罷。雲侶先已睡倒，一眼偷看那十數個人，個個東歪西倒，便一骨碌爬起，走到後面，對翌王道：“元帥叫我如此如此。如今要走，也不難處，祇是那裏有船隻。況日裏不便行事，夜裏又路徑不熟，且耐心等個機會再處罷。貧道當不時來相會先生也。”正說話間，祇聽得山後炮聲震天，喊殺之聲不絕。

且說陶公，調到了各處水師，共有四五千人。那些領兵來的官員，亦盡是參遊守把，共有二十餘人。帥府傳令，分為二處：

二千五百人，戰船八百號，著賈龍統領，並原領兵官十員為左翼。

二千五百人，戰船八百號，著班惠統領，並原領兵官十員為右翼。

武貴、卜道人領本營水師二千，新降兵一千，戰船一千號，為前軍。

湛輔廷、黑定國領本營水師二千，戰船一千，為押後。

陶公統領施國仁、李愷、龍士彪、陳龍等將二十餘員，水師三千，戰船一千，為中軍。

祇留姜斌、毛應雷等陸兵四千，守把各處營寨城池。正是：

船艦如龍，將兵若虎。旌旗蔽日，金戈映秋水長天；鼓角吞風，鐵甲擁驚濤斷岸。騰騰橫殺氣，沖天蛟窟鯨宮；凜凜觸危波，射退蜃樓海市。祇見：千帆飛指大孤峰，五路爭雄小渚口。

那時，部長彪得知，慌得手足無措，急忙點起全寨嘍羅，祇有三四千人，亦分作三隊。一隊把守前山，一隊守營。自領一千人，戰船三百號，抄出後山，來敵官兵。兩下施放炮銃，故此聲震天地。范雲侶等聽得，知道陶公等人馬已到，便一齊動手，砍死了幾個看守的嘍羅，望山後空處來看。陶公大軍到了孤山，泊住船隻，紮了一營，左右後三處也紮起一營。祇武貴一隊，直抄至前山。見賊兵已有準備，不便輕自攻打，也紮起一營，把個大孤山圍得鐵桶一般。卜道人道：“今日且慢攻打，先煩湛二將軍，分一支人馬尋路偷上山去，會見了他令兄，接得回來，然後攻打，方為萬全。”陶公依允，差人請湛輔廷來，同了侯先，領精兵一百，小船十五隻，竟夜計去了。

那時，雲侶道人、湛翌王等抄到山後，望見一簇小船，從大營中棹出，周圍一繞，將近岸時，小白旗飄起，大書“中軍督糧都司湛。”雲侶先看得明白，不勝歡喜。乃向翌王道：“令弟將軍來接我們了。”輔廷等亦遠遠望見，一躍上岸，撞出一巡山嘍羅被侯先手起槍落，一二百人殺得乾乾淨淨。回身正來尋翌王等，一霎又不見了。侯先便道：“豈不作怪，明白地幾個人，怎麼一會兒就不見了？”湛輔廷心裏更加著急。看官們，你道卻為何？原來湛翌王尚有周時，惡限未滿，侯先殺賊之時，翌王等看見一群大蛇，約有百十餘條，身長數丈，金光射人，他們便望後逃生。那蛇直追到二里之外，忽然不見了。祇有范道人心裏明白。少停，又起一重大霧。故此侯先等各處找尋，不得見面。天色已晚，又恐遇見大隊賊人，難以料理，祇得回身上船一徑來見陶公。

且說陶景節接著了高公回來，見父親已入湖殺賊，即便星飛趕來。陶公見了，大喜道：“辛苦你了。”景節道：“高年兄已到任，叫男多多致意，說一等平了湖寇，先替我們題疏報功。”陶公道：“難得他如此。今湖寇亦將次平靖，但你去後，第二次打仗，湛大舅被賊擄去，所以我親臨虎穴來救他。已叫范道人、蔡大能先去通信，祇未知他們會見不曾。要知好歹，祇看明日行兵勝負何如了。”正說話間，見侯先、輔廷回來道如此如此。陶公聽了，半晌不語道：“湛生命蹇如此。但是，已會見老范，諒必無事。”一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早，部長彪親自出陣，大罵“殺不盡的逆狗，敢與老爺對個手麼？”部長彪喝叫，把船踏動。兩船相湊，鬥上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這裏龍士彪、梅富春一齊出陣相幫，賊陣內女將張三姐、青水雞傅大用，亦來幫助。各人尋個對手。但見：

刀過處千條血浪，槍過處萬點梨花。一個豹眼圓睜，怒搖五岳；一個柳眉倒豎，氣撼三山。宣花月斧劈空，斬透皂羅袍；透腦星槌直飛，扭絕獅蠻帶。真個是：陣雲高處風波惡，殺氣衝來日月昏。

六員將在湖面上，我不捨你，你不饒我，鬥得好不兇猛。正酣戰間，官軍中一將落水，卻是梅富春。他見張三姐生得標緻，便鬆了手，早被他一戟刺中咽喉，挑翻落水。侯、朱二人正慌，祇見賊人後邊大亂，卻是武貴一軍，在前山聽得山後吶喊，曉得兩下交鋒，便奮勇飛上山去。賊眾守把前山的，盡被殺散，乘勢趕入大寨之中，滿山放起火來。那翌王等被蛇衝霧掩，不辨東西，因與侯先等對面相失，又不敢再到別處安身。三十餘人，共做一堆，祇得在山凹中過夜。挨到天明，又聽喊殺連聲不絕，正惶惑間，祇見火光遍山，延著樹木，看看燒到山凹中來。翌王便哭道：“這番死了。”范老道：“不記得貧道之言麼？”又聽其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“疾。”那火便不燒過來，方纔放心。

再說部長彪回頭看見山上火起，便棄了侯先，回山上山救應。不提防刺斜裏一將衝出，手提大刀喝道：“賊徒休走！”部長彪嚇得面如土色，未及回手，早已頭滾落地。原來官軍中少年戰將黑定國，料道賊軍不利，必仍上山，且在歸路上埋伏伺候。不意果不出其所料，被他得了大功。隨把刀頭挑了部長彪首級，繞山叫道：“賊首已誅，兩軍不必苦戰。”當時有詩贊云：

年少風流將，英雄孰可當？

功成馬到處，誅賊獨誅王。

陶公等曉得，大軍盡上山來。范雲侶、湛翌王、蔡大能等，亦隨後來到大營，見了陶公道：“元帥大喜，小可戰事已盡，早午驚

得梅富春屍首，報與陶公得知，傷感不已，叫把棺木盛殮，葬於孤山之下。武貴等亦來會合。中軍傳令封刀，不得妄殺。賊眾盡數投降，所得糧草、衣甲、器械、金銀、布帛，不計其數。又大張告示安民，曉諭道：

平湖蕩寇帥府陶，照得本府奉命討賊，仰賴天威，眾將戮力，剪除小醜，克日平定，救民水火，誓不妄殺。如賊兵降將，願從順者，當加以不次之賞，以昭勸義。倘願散伍歸田，亦聽其自便。如罔知天命，懷疑負固，釜中遊魂，猶思走險，本帥府定當遣將掃蕩，不留遺孽。為此遍諭，想宜知悉。

即於是日，在山殺牛宰馬，大設筵宴，酬勞將士兵眾。所得金帛，一半入官克餉，一半分給各部軍中。歡聲如雷。將在山未燒寨柵，盡數拆毀。

過了一夜，到得天明，三軍並作一處，放炮掌號，揚兵回營。自撫按以下文武官員，都來迎賀。到得營中，傳令各處：調來兵將，仍回本汛安插，伺本帥府申奏朝廷，另行陞賞。其河口事務，盡交割賈參將掌管。其外諸將，俱隨本帥府赴省調用。分撥已定，即日到了南昌，坐了提督衙門，便修本復命。本內就敘了諸將功勳。第一湛國瑛；第二賈龍；第三黑定國；第四武貴。次及陳龍、侯先、湛輔廷、龍士彪、蔡大能、高虎等，共是四十九人。祇有范雲侶、卜道人兩個，不願為官，著實固辭，故此聽其自便，不敘入軍功裏面。又把部長彪首級，封函端正，一起解京。

這日，中軍官報：“撫按差官送禮。”陶公打發過了。又報道：“按院高公，自來拜見。”陶公留到後堂小飯，請翌王等俱出致謝。高公道：“晚弟昨日草本奏聞，二位臺翁功績，已建天聽，榮命即日至矣。”兩人又殷勤致謝。須臾酒散，高公回衙的話，且攔過。

但說陶公到了省中，湛生弟兄便一齊來向陶公道：“恭喜老親臺，蕩平湖寇，已達不世之功，瑛等欲告別，回家省視老父、老母，未知臺意肯容否？”陶公道：“平湖之役，一則是聖朝洪福齊天，二則二位老姪與諸將運籌之力，老夫何功之有。況累老姪受驚，尚未圖報。雖親翁親母，朝夕倚閭而望，老姪之請理是盡孝。但朝廷賜命，指日將下，等候拜過恩詔，然後榮歸省親，便與梅小姐議婚，豈不為美？況且老夫還欲與二令妹作伐，明日即遣人齎書達知尊翁，俟其允否，以決行止。”翌王道：“舍妹姻事，老親臺意欲為誰執柯？”陶公便帶笑道：“正欲與老姪輩說明，老夫見那黑仲襄少年老誠，胸藏韜略，真有經天緯地之才。目今又建了大功，將來前程遠大，不卜可知。且老夫祇有一子，甚是懦弱，更欲嗣仲襄為螟蛉，相為佐理。故此斗膽為二令妹作伐。”翌王聽了，亦便歡喜道：“黑年兄果然人中龍虎，親臺盛意惓惓，老父自然首肯。但老親臺既有螟蛉他的意思，則執柯還該作成范仙翁為妙。”陶公笑道：“老姪之言，一發有理。”便一面請范雲侶、黑仲襄等到了內衙，置酒作樂。一則賀功，二則便與雲侶說明其事。雲侶便一力抬擔道：“這都在貧道身上，即翌老良緣，還當少效執柯之意。”陶公歡喜無盡。黑仲襄便拜了陶公為義父，大家重入席歡飲。

正言談間，外面喧傳聖旨已到碼頭上。陶公便慌忙出城迎接，就於公堂擺下龍亭香案，陶公領著眾官，一齊俯伏。天使開讀詔書道：

朕嘗稽古人君之失，不克善待功臣，每遺後世之誚，至使忠臣義士，一遇國家板蕩，俱裹足不前。戮力宣勞，十無一二。朕撫體自思，深以為恨。今爾江西提督陶杞，忠直弼亮，朕方倚為長城，鯨浪澄清，元惡授首。雖其素嫻謀略，然豈一木能支。故湛國瑛以下四十九人，並著該部擬定功爵，朕親簡授。其沒於王事諸人，俱照原職各加三級，賜以御祭，仍令本處有司贍恤其家，庶使臣以禮之旨，再明於今日。而事君以忠之義，復見於來茲矣。故特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年月日詔

詔後開載：陶杞照原職兼太子太保，加二級。湛國瑛照原署實綬同知都督，兼太子少保，加口級。黑定國鎮守陝西南路五府地方，駐紮漢中，都督府都督諸事。餘俱照原委各加三級。陶公等，各三呼萬歲，望闕謝恩。請過聖旨，即於堂上設宴，款待天使。

次日，天使起身復命去了。陶公便與翌王等商議道：“賈、蔡、武、諸賢契，聽其先行赴任。老姪與二小兒，俱有婚姻之事，如何處置方妥？”范雲侶道：“據貧道愚意，元帥當先接寶眷到任。湛翌老亦修書達知尊翁，接取全家赴任。如此則翌老、仲老佳期俱便矣。即貧道亦專候執柯，過了便要告別，到萬松山去也。”陶公大喜道：“仙翁高見，頓開愚昧。”兩下各修家報，陶公喚長子宗潛歸家，先去掃墓祭祖。翌王囑弟輔廷亦暫歸祭掃，便同父母幼妹一齊來到任所。後事慢題。

祇說陶公在任，把所屬地方事務，一一整飭停當。正所謂：

國有長城之寄，野無刁斗之虞。

關外將軍行令，遠來近說堪題。

況且物阜民康，在任甚覺快樂。雖軍務多端，自有一班代宣心膂力之人。年近六旬，精神愈旺，無異廉將軍之善飯，絕無老邁之態。翌王亦未到任，在陶公那裏專候梅小姐議婚。

一日，陶公公事已畢，退堂與翌王、雲侶等飲酒，談及湖中之役，想到梅富春已死，流淚對翌王道：“瑞臣之死，正是天網恢恢。雖有悔過之念，不足以贖前愆。當日老夫已從其請，賢姪又推薄面，不念舊惡，俾亦得荷一官，居然人類。故天所以速奪其美，而顯示果報耳。”說話間，轅門傳進京報，七月廿五日，都察院一本，為特糾按臣等事，本內竟將江西巡按高捷，盡情參壞。遂有旨提解赴京，該部訊確奏奪等語。陶公看了，大吃一驚。要知高公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返回 >> [醒名花](#) >>

上一篇 下一篇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